

五色,如果加上正文墨印,应当说是六色印本。除此之外,清人刻书还有一些在版框栏线上力求变化美观的,亦为前代所未见。这些特殊版刻,有的虽纯属形式,无关宏旨,但都标志着清代的刻书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如果从雕印艺术的角度来考察清代刻本,对它们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。

读一本民族学文集有感
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尧汉著《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》,也可称为民族学文集,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。它的特点是运用野外调查材料,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文集包括一篇前言和十篇正文。首篇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》,在未刊出之前,范文澜同志看了手稿,就十分赞赏,曾以《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》为题,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推荐过,把它誉为“山野妙龄女郎”。关于南诏族属新证一文,是遵照翦伯赞同志的提示,在实地调查中寻获材料写出的,发表后也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。

《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》一文,运用彝、黎、傣、蒙、维、汉各族材料,阐明我国各族习用虎、兔、马、牛、羊等十二属相的历法,是起源于原始时代的氏族图腾崇拜,并非由外国传入。这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,就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末篇《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》,别开生面。它根据汉、彝、苗、壮几十个民族崇拜葫芦的现实资料及有关文献,阐明《诗经》说的“籛籛瓜瓞,民之初生”、《楚辞》说的“伏羲”、“女娲”、《后汉书》说的“槃瓠”、“沙壹”,都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崇拜葫芦的演变。文章指出,葫芦是中国各族出自一个共同母体的象征。阐明这一事象,对于我国原始历史和民族关系史,也是很有意义的;而且有助于各族相互了解,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。

值得提出的是:著者刘尧汉同志是建国三十年来,由党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彝族教授。由本民族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写出文集,这在中外民族学界是罕见的。我早年从国外学民族学归来,终身从事民族学研究,现年过八旬,能看到青壮年民族学工作者,特别是兄弟民族的民族学工作者,在实践中迅速成长,说明中国民族学后继有人,我内心十分喜悦。我相信,我国各族的民族学工作者,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· 杨 堃 ·